

汲古堂續集

序

東甌何白无咎著



閩太守壽序

借街

歲在戊辰 不佞 幸從固始闕公同薦南宮口 文班
行中願見公神觀魁梧襟度凝重巍然若玉山望
而知為台輔之器也已而暱之則雅量淵閎飲人
以和又若澄波千頃未易窺其涯際越明年 不佞
就選人出宰沙羨 授廷評公即練習比詳刑名
之學不事煩苛壹以仁心為質務持寬大每有所

汲古堂

汲古堂續集

共 二 册 存 二 册 排架号 00820

謝鞠平情麗法遇事引經大廷尉間有菟獄必諮
公而後定故明允之聲翔洽朝宇及徵拜御史持
斧衣繡巡行畿甸中中外肅如尋奉璽書出按閩
右持節過里門省謁太夫人時太夫人年屆望塵
神王髮鬢步履軒軒如少壯公日偕仲君上壽薦
千歲觴依依子舍遲迴未發時我東甌海上井桴
倣擾承突鶻張屢屢聖天子東顧憂當寧者以謂
非藉威望重臣無以彈蹙茲土乃以公列上報可
趣公出鎮東甌得以便宜從事公熊軾甫至遶簡
將士申以約束授以英畧士皆起距思奮旌旗壁

壘氣色改觀時同籍清原林公亦以憲伯提兵于
茲臂指相經百度具舉崑寇于先聲望風迸去是
歲四月八日為公覽揆辰郡副丁侯別駕湯侯陳
侯司理賀侯先期走幣屬以壽言不佞嘗考郡乘
昔王逸少守吾甌兼署右將軍事鼓吹鹵簿車服
用章以示尊顯然右軍蘊藉有之未開以武功自
見顧公臨蒞未幾而琬琦之董輒已燁絕乃爾豈
非豪傑作用設施有以默運其冥樞哉顧今四方
蒼蒼多事當闕右急則公有分陝之寄當東甌急
則公有典郡之徵今甌土以次平戡底定行且奏

功幕府九重側席急公以抒宵旰之憂徵書且下
匪旦伊夕則不佞桑梓不能長借威靈明矣不佞
對使敬誦江漢之章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
有爭王心載寧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幸因祝史誦以壽公公其頌
之更為引一伯雅否

代李按院兩浙觀風錄序

今職方南服稱雄藩莫如全浙浙東西若兩戒畫
長江大海以為國名山巨浸其光怪粹靈之氣昆
侖磅礴性宣壘為人文明興聲教誕敷訖於

世

東海文學彬彬莫不家南金而戶東箭足駕勁吳
而凌轡上國蜚振奇所自來矣予不佞祇奉

璽書按行諸乃以六察之暇而加意於觀學興
士之舉不違自諉竊惟在昔皇華使者循行列國
采詩觀風正辭軌物庶屬學士張治設教因成周
之遺法古者方者所先務也於是輜軒所至輒進
髦士親為校藝第其甲乙而必擇其宜扶道樞上
溯聖胎副厚爾雅獨濬靈心不叛于先華典刑者
若夫僻而弔詭澀而鈎棘高而象罔罕而浮靡與
夫剝裂補綴闕巧于玉楮之末者置弗錄然於裁

鑑之中以寓夫甄識真才其中寧無當今救時之傑擱然見於楮頴語言之間者乎今日之登士舍言何以也余竊嘆浙之豪傑無論往古即國朝若劉文成于肅敏王新建之數公者或以佐命致功或以定傾樹烈俾曜靈暗而復朗天柱仄而復安其始獨匪以言進者耶予頃經其故里讀其遺文未嘗不慷慨歎歔想見其鬚眉為之低徊不忍去論爾多士孰非爾之前茅者乎比者東事淪胥我以天下全力赴之卒未有振世之英掉臂而出滌盪醴腥一洒國恥豈爾多士但務菁藻僅為進階

而於治術岐而不講者乎若然者其於軍國奚賴余既遘其文之雅正者得若干篇裒而為集以付廁氏復揆數言於簡端願爾多士胥以鄉先正是期毋徒為擊悅之言借銜寵之具已爾幸亟圖之其無過

又十一郡課菽總序

蓋予有浙之役也每懷靡及乃懔懔於圖卹之餘流覽山川雲興霞蔚頌於流峙之英盡吐厥靈泱泱乎東海大風哉既而上會稽探禹穴試求神禹所謂金簡宛委之書宵不可得也覽越絕書至薛

燭之冶劍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而
出銅雨師洒道雷公發橐蛟龍捧爐太乙下觀配
之以陰陽然後純鉤之器成茲大越之神物也蓋
其用志凝神之效有如此夫人之神無所不驚苟
極其至志聖而聖志賢而賢今則制科之義亦士
之所共驚也余既校兩浙士業已成錄已又懼其
闕捷于數篇標長於一日未足以徵其養而窺其
極至無仰副簡書所以申飭之意乃檄下列郡
邊其譽髦之傷月為文課第其高下予稍為之揚
托以示其的無何而衆奇畢舉瑠璵奪日無不人

人萬人敵而千里無留行矣因并錄以傳嗟乎夫
劍製之工之制尚能光掩煙虹燦天貫斗有國者
且藉以壯敵愾而禦不祥而况經世之業華國之
文足以彌綸宇宙經緯王家為國之瓌寶者乎雖
然余聞君子之佩劍居一焉君子之劍以仁為脊
以義為鋒以文為鏘以武為鏘淬之以廉潔礪之
以風稜以之折衝則四夷服之去佞則兩觀誅陽
理陰縵固不出於三尺管也唯多士其勗旃

張鹿屏丈七十壽序代

往余伯兄旭巖先生出守東甌余嘗朝伯氏於宦

邱因悉彼中山川清華人物茂蔚又嘗出廓渡江
而北山名永寧則陶弘景著真誥石室在焉前瞰
孤嶼屹立大江東控石門高卓雲杪則謝康樂典
郡時所遊憩摩崖處永寧之趾阜壤廣斥靈氣鬱
盤是為羅浮之奧區著族氏其歷不億比屋素封
而能輔之以仁義人文彬彬稱蕃盛馬林氏之傷
君臨文學臯尊人梅麓公尤受知于伯氏伯氏嘗
携寮佐登襟江亭頻眺東海命酒賦詩為樂及伯
氏投傳歸每語余羅浮勝集即羊叔子峴首之遊
山季倫習池之飲無以過也時復盈盈蒨蒨咏大類

白香山蘓端明追憶西湖諸作懽然有今昔之感
今年春君臨從數千里走一介函書旅幣以母舅
康屏張翁壽言屬余君臨之言曰母舅迨自先世
世載厥德翁益修明而趾其美自少以經術名諸
生中斤斤實踐不媿衾影垂三十年猶一日也翁
昆弟暨吾母姨妯凡七人翁為家督上自孝養備
物承志下及嫁娶分甘絕少勞則先身患則後已
宗鄙爭詞兩持不下得翁片言無不冰釋翁世饒
于資翁蓋好行其德一以義入之一以義出之姻
族之捐瘠者咸倚翁為左歲間遇水暝里有雩禱

三老必首借翁為重翁明信昭孚盱響如答性醇
謹天成不事袷禠其貌頊頊爾其言呐爾其色
粥粥爾及至平亭記事若叩靈著動無遺筭昔人
所謂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
使人之意也消翁則庶幾其若人乎姨母適金真
林氏中歲稱未亡人翁撫孤甥恩意篤摯尋林氏
庶弟惑于讒間倡言姨母母子發先世墳金不訾
掩為已有釁端日播卒無以自明翁力為白之長
公公祖長公廉其受誣狀亟為昭雪而高公行誼
特加優異蓋翁之操履班班類如是是歲六月為

翁覽揆辰碩非當世先生大人華袞之辭無足以
藉手故不惜重趺激寵靈於墨卿余讀之卑陋自
夫曰余非工言者則君臨奚取焉雖然比余奉
璽書按行畿甸夫直指使者古采風之官也周爰
咨諏搜揚遺逸延見長老尚德尊賢以攷風之得
失用媚於天子王道于是乎在是則余之欲為揚
勵純脩之懿者固余職也烏敢以不文辭然余又
聞張氏望於東甌若隴西氏之鳴駝太原氏之鈺
鏤也爰自太師文忠公為世廟賢相甲第蟬聯及
今儀部李昭先生後先鵲起翁雖勿庸于遇乎而

芑其完德政施於家孰謂隱顯有二致耶且早服
重積斂其至精以壽厥聽所謂脩猶龍氏之術者
也矧居當永寧大雅之天異人靈藥徃徃而在翁
將日挈梅麓翁徜徉於金庭璿室商訂大還之旨
行將累翁之年巧歷所不能計也七十云乎哉余
異日儻微再命有事于浙東將訪翁于石門孤嶼
之間以續伯氏襟江之遊翁無以片石支雲閣而
拒我也

廊遊上人山樓百咏序

昔中峰和尚和馮海粟梅花詩百首標韻清新若

行檀林琪樹中參以鼻觀幽香清絕如從毛孔中
流出及讀琪石屋天湖山居諸詩慧心妙諦獨寄
語言之表又覺松風石泉來人耳根比天台廊遊
師寄示山樓百詠且云得之一日夜中余竊嘆古
德高緇水邊林下趺坐瞌睡之餘意有所至積而
成言未聞以一六時頃敏給若是而何神通不可
思議耶其中大小之機半滿之義藏之無盡藏中
未易闕測碩讀之者雖機有淺深吾知其無不隨
量滿足也昔回道人賣藥武昌日出藥草一斛以
金丹置其下人來乞藥令其信手自取藥草既盡

而丹獨存於是道人輒嘆世人福薄他日讀是集者當有碧眼胡兒獨撮衣珠而去定不是世間薄福人不知草中有丹也因舉似廓師發一笑并書以為序

戴令公考績序代

昔人以謂天下不患無能吏而患無循吏以寬仁長厚效官如天地郵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恚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類能長養百昌其化至密故善國者當之而後澆俗可醇民風可厚國脈可靈長也方漢之盛也在庭諸大臣若曹懿侯之

寧靖萬石君之純謹丙丞相之不伐類皆篤恭惇大以長者見稱而郡邑之選則龔渤海黃穎川朱仲卿卓子康之倫尤以仁心為質儒術飾治時中外咸職使無繇它塗上收其效則三代熙皞之風可幾也然而功利刑名之吏參列其間以開人主侈刻核之漸流而武為治牙子焉乃以智術籠其下亂乃滋甚而郵和之氣日斷而民亦日眷眷多而歎苦之矣余自釋褐以來耳目所睹記治邑之長稱能吏以材譎自見者固所不乏而求所謂循吏不少概見豈非叔世方驚於聲華之場而循

理奉職者則見以為迂亦皆易轍而趨耶抑今人之不古若耶聖天子寶式靈海邦乃以長泰梅鼎戴侯宰我永嘉閱三載遂底於化成賢聲趨起哀然最東南而越漢庭諸循吏右比余受塵郡城獲蔭寧宇日從諸長老談侯政治未易更僕間從燕間謁侯挹其謙摛之光答其神情之豫凝如泊如真非混于流俗擬迹而投足者比也每退而嘉嘆以為國家欲脩大政維風穆俗敦本更化舍侯曷以哉永嘉當山海之會此庶食土之毛者十九規海之利者十三頃以遠黔交証軍實告匱升科增

餉瀕海隣區驚為盜藪民習文法訟獄繁興絲紛節錯叢勝百出侯壹以精勤街煩瑣每日黎明時事左右集庭下視階前隙景不爽晷刻抱牘鴈行以進次第受署雖轉轉盈前逾見整暇甫真午而鞠讞已畢訟亭閑如矣至若懸魚之操鱗於水雪歲餘贖錢儲以助餉至無以供筐篚侯嘉樂豈弟煦嫗噢咻閭閻捐瘠藉以蕪息時而為慈母風猶巨慙批擻善類必冀重刻無所縱舍時而為嚴君課士談菽詘衷衡雅文教聿興多士雅化時而為明師蓋永嘉艱難視昔不啻百倍即今所稱能者

左操縵而右連斤未免尚有血指不調之患侯獨處之裕如疇非循良而兼智諳者耶後先直指使者薦剡屢上置高等今且政成奏績於主爵樂成胡侯安固侯薤陽潘侯交帶徵言於余余竊謂侯既大洽民和提封百里之內若遊于化園中幾不知誰氏之賜進乎純樂之治矣旦夕卓異以徵脩論思法從之班侯且挾其篤恭惇大已效之誠施于朝宇俾聖主得聞長者之言寧渠頽風之不足挽衰運之不可廻乎若然者則古人所謂一人之身進而充於朝而不以為少者則侯庶幾其人

哉余於世道靈長之機惟侯有厚望焉不徒以不次榮膺為侯是期也侯其頷諸

林母謝太夫人七十壽序

余往過安陽竊幸見望懷南林先生先生神鋒隲奕眉宇清揚疑如玉山朗朗然來照人豪氣道上雅喜賓客以余酒態淋漓足相當暱就余復召所善客相與拈韻賦詩張筵列炬鼓聲淵淵達深夜等器充溢爵醴鰓胎味皆珍異不問漏板數移也蓋先生豪澗畧猥瑣相政皆倚辦夫人即燕享禮鷄醢擊之微卷出夫人庀治而客又驟驪能言夫

人徽媿之槩先生丁年掄魁聲華藉甚屢上春官
輒不第乃謁選人出宰江石江右士說以清議自
標每操長吏權先生豪鑑精明宅心豈弟行意自
如一無所撓久之政聲矜礪大洽民和夫人涉獵
書傳善笈事間有疑貳以質夫人靡不中窾先生
蒿目民隱勞於戴星則夫人規之以簡先生持法
馭下若負嚴霜則夫人劑之以寬先生冰蘖自將
食無旅俎則夫人佐之以儉凡先幾默運有禪于
政經者夫人與有勞烈焉無何則南宛之命下時
太母王春秋高先生既不能奉板輿以將母又不

能戲練服以娛母兩者交速而不獲遂乃留夫人
代養子舍夫人專精于起居飲食燠寒之宜備物
承志無所不中太母歡及先生之官未幾日夜思
太母彌甚遂飄然投傳歸入則依依膝下出則召
故所善客擊鮮賦詩如異時而夫人咄嗟供具靡
僂也先生林居不逮中壽溘焉捐館舍而夫人介
然當戶拮据劬勩不遑朝夕諸丈夫子業皆有成
惟興之最少夫人所自出者也麟趾象賢鴈鳩均
愛展也母儀蔚為女宗以此徵賢賢可知矣興之
觥觥諸生中有文譽一時所與遊皆知名士嘗受

經於陳鳳笙文學文學老且貧艱於嗣興之出索
衰驚妾以事之經歲得堆而文學早世興之調恤
孤妾恩意薦臻英英有國士風茲其高義雖不愧
古人乎實夫人有以成之也是歲七月六日為夫
人七十初度辰執戚陳君仲藻輩以余雅遊林氏
父子間徵余繪圖以侈其盛夫夫人身御象服姓
被龍章令子文孫蛟騰鳳翥三世而下幾三十人
璀璨一堂逆觴上壽完祉備福萃于厥斯固無異
上元南岳夫人之下遊人寰疇非聖世之休禎高
門之上瑞哉余不敏未遑袖方朔之堯擲安期之

棗擗麻姑之鱗以壽夫人僅以筆札為壽者先不
識夫人能憶夫子之客有丹丘生者今老矣何若
尚能酒態淋漓如疇昔

補鴈集序

鼎陵聲遠唐公曩為郎交戟下日搯手板抑塞不
自得輒謂所親曰東方生欺我哉詭云避世金馬
門何為者耶乃乞為黃巖丞蓋吾鄉名山稱鴈蕩
名勝甲於東維橫跨黃巖樂成兩邑間公入境從
馬上望葵氣喜曰吾得稱半鴈長丞不我負矣公
為荆川公後深沉好書風流文藻映蔭百草雅見

知於當路未嘗以常調束公公得意自若謝一切
龐雜之累案牘多暇輒與勝流高衲汎石門登謝
公嶺探靈峰石梁靈巖諸洞壑扶其神秀欲吸蕭
爽發為詩歌語皆道逸高華無一點塵氣氣腹便
便乎果然而後返公故擺落瑣尾而尤精于吏治
發硯批郿騶焉理解案無留牘大洽民和及量移
金城參軍需次久之會樂成丞闕當道檄公兼
丞公復喜曰吾得奄有全鴈矣乃以其暇嘯侶上
下紫翠中冥搜遊覽計昔之所未至者不惜捫葛
扳蘿務窮其勝嘗與客晞髮龍湫下撫掌曰長安

葦上諸貴人日汨沒東華軟紅中寧復知有此樂
耶相與拈韻著為篇章句益竒拔衆而成什題曰
補鴈持示余曰丞無賴所得幸有此我庶不負丞
耳予牽為余序之余曰誌稱山下七十老人謂一
生者不足又云紫伴芒鞋一月僅得皮膚公乃以
一赫蹠竟欲負我全鴈而趨得無過貪乎公曰丞
橐中不留民間一赤仄僅持取此物以誑故人曾
記東坡有詩云我携此石去袖中有東海予亦以
我為貪耶遂一噓書于簡端

張平符方伯五十壽序代

往歲在壬子余與外兄平符張翁同薦於鄉翁太
母于某為世姑母則猶之母氏也太翁則猶之家
丈人也歲時過從鴈行旅拜風誼殷篤嗚然一堂
余既附翁後塵同詣公車蓋以名行相砥礪文苑
相切劘翁器宇溫純淹雅冲夷間抵掌古今以及
當世之故獵纓風論超超中竅時有以振我也尋
余先翁成進士出宰南城城為建武巖邑素稱難
治翁時寓書其所以規切期者甚至余得奉以
周旋不逮于謗讟微有所建明則翁有以振之暨
翁魁南宮授祠部郎先皇帝以冲年嗣大曆新

命更化翁於禘祫之儀六禮之典靡不斟酌釐正
忠飭有秩蔚為禮宗時璫缺日熾中貴人沾沾觀
望外傳會以冀非常之賜翁考覈舊章岳岳不少
狗終無撓也尋以參政出視學粵東地當五嶺百
越間士風頗固翁為宣揚教化飭厲章程發聞曾
於光明每輶鐸所至瞿然向風人文為之丕變居
久之而余亦歇歷中外副至藩參督學江右一時
兩衡文使者悉屬余中外兄弟里中豔為盛事余
與翁夙有婚嫁之約將事告期余遣兒就館粵邸
翁教愛兼至視子有加蓋余雖襍期千里有問乎

而形神脈脈遞相往來固無殊異時煦然於一堂之上也昨歲菊月為翁五十覽揆初度辰翁適以七閩右轄晉左分署湖廣湖南道暫歸里門省覲兩尊人依依子舍者久之時余以匏繫南州未遑馳一介以脩康爵者之頌挈挈焉無他解于懷也余頃奉璽書量移荆郢劍合一方胥時有期夫在禮五十始服官政禮若無當于祝乃若頌者曰萬年無疆亦惟為有功德于宗社民社者云耳功德流於無疆即其人豈誣也哉翁方及艾而秩列崇階身都岳伯宦轍所至于粵于閩于楚文教足以

振衰武略足以弭亂聲明禮樂蔭映照代矧景日甫禺中日新勛業引而未窮昭融流衍臻于萬世者疇非翁之年乎則風人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似若為翁賦也 今上聿修列祖之典立賢無方翁家文忠公當世廟時亦以外僚而特登政府中興之烈於斯為盛邁種象賢有如翁者聖人寧無意耶若然者余且不暇為翁賀而更為世道賀也

成公甫參戎量移還建業序代

昔漢文帝時虜大入寇帝方以為憂至持解思趙

將帥以為每飯未嘗不在鉅席而馮唐獨曰上雖得頗牧勿能用也夫上古王者之遣將臨而推轂曰聞以外將軍悉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故得盡其智能惟責其成功而已帝善其說嗣漢命將出師得行意制令卒用是得志絕漢之外實唐之論有以聞之也國朝岐文武將吏而二之主餉主兵權不相攝世父承平縉紳在事將領則一一受成無所見其款即饋餉不供器械不飭一切四方不聞兵出無功則傳主者罪上自總官或至院司吹毛索瘢彈射刺按不少假苟有以英特之槩自

負者寧能悅首洪恣而甘為之下耶比自建酋決裂陸梁以來歷十年所而我軍挫斂相尋知勇俱竭竟無豪傑擱然特出以成有烹折首之利者何哉豈寓內稱將材者至之耶余竊謂當今非乏材而遘材之遇也文吏束於恒調壹以居平之法裁之即有豪傑自命熹功畫策以規非常者眠三尺如束濕無能越于寸目之綱且也取舍無恒張弛不一操將過急御卒過寬操將急則失權御卒寬則易玩以易玩之卒而統失權之將欲其備緩急以收尺寸之效不可得已昔人主命將不專則不

能責其成功而况寄命于下執事單辭朝上而夕報罷雖有成績不復紀錄此志士壯夫所以仰天拊膺而扼擊也余頃奉使歸得習參戎成公頽其人雄姿竒傑風儀整爽勇沉而智圓機警而神驚乃於金鞬玉帳之秘藪展孤虛之奧靡不精討玄悟胸冑萬甲筆負千鈞至若九邊之險阨軍國之利弊防海之情形畫地若聚米抵掌若列眉余竊嘆國之騰核干城之臣非公而誰孰謂秦無人乎歲不及暮則海外奏大捷者至三楚門之役殲其醜類七十餘人收獲巨艦器仗無算其賊帥稱魁

驚竊擁名號者亦授首海島為之一空前此未有奇功也居無何乃有忝註粵東副將之命郡薦紳以及將領咸驚詫交詣三院保留以訖海上功當道為之謀甚力終格成命不果行于是成公慷慨以詔諸將曰夫為將權專則有成權分則債事一國三公不債何待既副矣而註焉是欲贖疔吾也莊生有言金注者殤瓦注者巧吾其從吾瓦注矣乎不賤有徹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饑臘南山之南行獵射虎洵足樂皆藉聖明曠蕩之賜也何者不足我所耶余聞之而嘆曰公無缺缺為也

夫以公鴻鶩之姿天寶挺之天之生材為社稷計
有材如公國士少雙當此做擾之秋豈久置之田
閒耶昔魏尚為雲中守勞苦功高一不當則吏以
法繩之幸藉馮唐之言而復其爵士卒以勳名顯
于天下今寧無若唐其人者乎公姑伺之尋當趣
舍人治平陽裝追鋒車行且召公矣語未畢適公
屬下將佐列校乞言以將公行余遂錄其所論列
者如此不識有當于公否

陳心源聚星堂序

心源公既緝陳氏聚星堂世集成郡別駕嶺南車

公鄉薦紳督學劉公咸有序且付梓人歲之家塾
矣復命長君庸與文學介天一施君徵跋于余余
發而讀之蓋邈自有宋復菴公以及昭代凡二十
三世得詩三百餘篇莫不字挾氷霜出風入雅泐
泐乎綦盛已昔劉孝標自稱先世而下閱數傳而
修辭者七十餘家文苑以為美談比考其所存不
少槩見豈負荷非人而竟付之漉滅耶若茲付者
則心源播摭遺言光昭先緒度越前人遠矣虞興
君徵余繪圖以詔來葉圖成余著其說于上端以
詮廢甍曰古人堂有名蔭有名或銘座右或銘戶

牖孟孟俾羣子姓游息于斯宴享于斯仰而顧名
俯而繹義則思齊前烈期於君子之歸以臻乎聖
域而後已非徒示以文具為也昔陳太邱居里而
里化其德長民而民洽其和嘗詣潁川荀朗陵想
其當時兩家父子胥會于一堂之上風論何若致
令上動天象見之德星天人之際應若稭藪太史
奏五百里有賢人聚以此思賢可知已吾聞心源
公少負瑰琦之材不樂進取足跡遍天下好友海
內異人讀異書以謂及物之效其功可埒于將相
者唯醫耳於是業醫盡出所藏禁方秘記囑其精

華裁以已意業益精良視脉按藥歲存活不可以
勾股計先是寄於昆之蒲陽已覽黉宮之傍地有
鳳山淵水之勝遂定家焉公教于倫常孝友萬摯
三子皆雋穎絕倫長即廢爽也公承先啓後動以
往哲徽媿為渠籟每對客疊疊古今而尤富教于
吐論之頃子依于孝臣依于忠鄉黨依于禮讓凡
若此類居然太邱家法也是豈徒襲聚星之名以
名其堂哉夫以太邱三世純德之懿當時尚有公
慙卿卿慙長之論豈非以位益峻而德益衰耶然
則進修之途寧有極乎今以廢爽昆季固無忝元

方季方之賢唯在日新其德藻斧弗僂庶幾無負
乃命堂之意也賡興起謝曰先生命之矣敢不書
紳以為炯戒

梅麓林翁八十壽序

昔華封人之祝伊耆氏也曰壽曰富曰多男子有
生福澤之盛于斯三者弗啻脩矣余嘗繹厥旨闡
而明之曰壽矣莫非不綿也而或五官失職四體
向衰是康不可與幾也富矣非不足于財也而或
斂而不施內不及族外不及姻而義不可與幾也
多男子蟄蟄矣而或匪類面墻失身圮族而賢不

可與幾也夫造物之于人畀若靳之豐若嗇之時
得之則易兼群牧之則難備茲三者于世不數數
見也今于永嘉羅浮林翁梅麓徵君何遠之單厚
而都其全也豈非孕毓所獨稟而武靈於江山完
德而不滴凝承于天道者哉翁以來歲玉正屆八
十覽揆辰族文學承兆承鍾承喬若而人將鞠脰
為翁奏千歲觴乃介岳伯際五周公祖徵余脩詞
以先祭酒盡林之先有侍公自闕從甌居羅浮四
山環繞兩江襟抱晉郭景純嘗按行其地喜其鬱
盤欲規為郡城處也嗣是英賢輩出翁少豪爽傲

僅以節使聞義之所急搗金若芥也環百里內塗
泐而勿夷梁嚙而勿治者翁直任之飭而後已自
翁溯而上世載耳鳴之德而翁修之為尤盛翁家
去城限于大江先是渡者屢有覆溺之患其尊公
創為義渡以便行旅翁偕諸弟增置輕舸義聲益
廣尊祖建宗祠歲序蒸嘗衣冠駢集宗法固秩
如也黌宮久圯諸文學敦請斬翁主其事翁毅然
為之區畫復剡索金以佐工費不踰時而轍噲噲
丹雘翬飛有拓前規者矣郡邑諸大夫以翁陳義
甚高請為蜡賓重翁辭之空錫以冠服翁但拜受

筐之而弗御也其雅尚暗類此翁少穎敏絕倫於
書無所不窺長於聲詩清新俊逸灑灑乎三唐風
範也而尤深于堪輿叢辰之說根極至理山巔水
溼費勇濟勝至若川岳去來順逆之情浮沉吞吐
之用靡不昭合前哲妙契環中家多園林池沼之
奉賓客萃止相與對奕賦詩徵歌投轄不至丙夜
不休也翁雖饒于資予不腐其餘歲指園而賑三
黨訓諸子若孫文學彬彬蔚為國器豈非熙朝之
達人世胄之家楨也哉翁居恒所慕悅皆寓內墨
卿學士故于六十則徵言于李本寧宗伯七十則

徵言于陳秋濤太史炳煜陸離足為華袞若余詹
詹言烏足以重翁第以岳伯之命無庸衡免耳雖
然翁壽而康富而義後而賢而才造物券之矣則
余曩所謂孳毓所獨稟完德而不漓式靈於江山
凝承於天道者非耶又聞翁家高懸東海之階近
望蓬萊若在咫尺丹臺之間有仙人焉翁其往而
問之則人問大齊之算無足為翁賀也是為序

林母江太安人七十序

代

某少受易于師每讀家人之繇曰利女貞未嘗不
竊嘆內德滋茂繇是以開宗祊而啓厥胤馴致于

單厚於昌熾顯融若詩所稱振振繩繩試稽古以
証若操左券故曰四教四術始于閨門達之邦國
所從來遠矣我於是知我姨母江太安人之有造
於林也詎不章章乎哉某先大人與沙塘姨父文
源林公俱睦姻江氏先太君與姨母恩意至篤自
處閨闈以及于歸動以東禮度義交相規切間或
相聚一堂無褻容無狎語惟以孝敬勤儉日用所
當為者務盡其職外主饗祀內主饗飧教主贊脩
功主織經期無忝于古之婦道母道而已文源公
少備弟子員有雋聲及升藉南雍安人拮据持門

尸事兩尊章以孝特開文源公再試國子再不售
歸而抑塞不自得安人無愠色即慰之曰夫為士
不以失時而廢佔俾力農不以無年而廢糴糞使
受厥事而鹵莽怠荒將以委罪於歲委命于天乎
悖孰甚夫子亦矣傷蓋其賦性明慧契道大原類
如此先大人中道棄養先太君與大王母兩世孀
居某與伯氏方髻亂嫁孀如也姨母之所以煦嫗
慰藉者甚至吾家距沙塘三十里而逆疔瘁相關
警教與聞未嘗不答若枹鼓也迨外弟伯仲業俱
成伯以藻譽傾膠庠每試輒冠軍諸妹俱字名門

諸孫俱就外傅而安人勤劬龜勉五十年如一日
也某徃以戊辰成進士出宰沙羨安人色喜曰孺
子幸而釋褐授之以政其為人仁能忍而慈祥庶
幾宜民而洽和神人吾知其無屬于元元也明甚
吾兒盍徃觀之乃命外弟之任所相與昕夕討論
浹歲而歸歸而報安人安人益喜曰孺子綽有令
聞吾妙不死矣而况貞烈之標聞之天子樹坊表
里金泥絕赫苦節純孝兩無負也今歲季冬安人
登七十某方承乏金馬著作之庭無從偕伯氏長
跽奏觴膝下引領屏營形神俱徃無已竊附風人

之旨爰著三頌以祝萬年東嚮再拜遣使致之伯
氏俾歆以侑觴其亦麥丘之祝與沙塘之祝曰
日朝暉兮東方渺予睇兮故鄉瞻沙塘兮鬱相望
屹崇堂兮文杏梁伊壽母兮和以莊曳銖衣兮佩
明璫將鵷鷄兮五文章列孫枝兮鏘琳瑯挹寶露
兮薦霞觴按登歌兮陳浩倡撫日月兮爛齊光錫
難老兮期無疆仙壇之祝曰繫仙壇兮東海隅穆
清閔兮闡靈區儼綽約兮惟仙姑粲玉顏兮冰雪
膚挾壽母兮宴清都並風馭兮龍垂胡殮玉英兮
燕瓊腴綿遐齡兮天為徒鄧林之祝曰森鄧林兮

苑橘條切叢雲兮凌紫霄挺高節疎清標韻靈籟
兮沁鮮飈垂練實兮鳳來巢紛五采兮挾九苞伶
倫斲兮律呂調叶咸池兮和蕭韶貢清廟兮謁帝
堯灶有梓兮南有喬閣有橐兮綏有桃壽母壽兮
嵩興高

送施太尊入覲序

借街

昔朱紫陽讀諸葛武侯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
無以致遠語輒嘆曰孔明儒者也使天祚漢則訐
謨功烈上與周召等猥云自比管樂哉夫英偉豪
傑經緯宇宙未嘗不從澹泊寧靜中來古之所稱

大臣者類皆恬穆凝遠屹若泰山喬岳未嘗見其運動之迹及至處機變決危疑從容談笑之頃嫻若素習至或默扶哀運坐鎮頽風隱然臻于純王之治匪細故也世與道日波若建瓴之不可返余何幸當髧荒之及得聞郡伯福唐施公之治甌也既為甌人慶且重為世道慶公恬以養志靜以鎮浮務敦大而芟苛細崇節儉而黜華壹意以寧謚恭默維風穆俗歸福民庶期於不擾而已即外物非譽巧拙無足以撓其淵淡之天然非深明道術之大原者疇能素履不渝若是其堅耶甌故浙

東一與區也三垂蹈海防海水陸將士以萬指計民習文法訟獄繁興賦增餉絀節錯絲芴較之往昔艱鉅百倍即令穎川運斤渤海操縵嘗不免有血指不調之患矧出其下者乎余于是知公賢于昔人遠矣公材諳精明當機整暇謝決簿領薇纒交前日未移晷而分署之辦即素稱敏給者未易及人處齋閣左圖右書桂香淪茗亭午左右進脫粟魚脯甘之若飴雖寒士之奉不餓于是頃者海寇剽鹵四出而海上屢奏奇捷實公為之發縱而將士樂為用命其得士之效可知已膠庠髧士皆

公往昔埏埴新蘄而振起者劇劇固其所也公既
大宜民和而民日游化圃春臺中不知為誰氏之
賜則庶幾純王之治乎寧渠頽風之不足挽哀運
之不足迴耶明年屆大覲是歲十月公先期戒信
人郡司馬陳侯別駕李侯卑侯司理李侯旅幣寄
書抵余曰察長施長公先生之所知也軺車詣闕
琴鶴圖書而已微仁人言無以光行色惟先生是
圖用表二三子協恭之誼余曰噫嘻夫民俗醇澆
未嘗不始于士大夫余記釋褐登朝在事二三敦
龐之老壹以長厚純德為標度核吏治則先循良

而後武健舉儀節則右樸素而左彌文四方羣牧
各以其職來獻今且波波爾靡靡爾華縵相尚熾
然成風即在野冕焉若余者猶未能躡于隱泉然
古有一人之身出而充于朝而不以為少者余于
公實有厚望焉昔李唐當大歷間上下奢僭之俗
成華侈極矣一日聞楊綰當軸宣麻南下而中丞
崔寬盡撤池臺京兆黎幹立減騶御郭汾陽方于
行營高宴為之罷會敬樂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
不可勝紀孰非澹泊寧靜之效耶公行矣能使
聖主得聞長者之言必自施公始當守儉漢故事

海世堂集

徵良二千石起拜一二事以風百執事亦必自施
公始若然者則公茲行繫天下治忽之機豈少
哉唯公其直下當之而已幸無忽

又送施太尊入覲序

伏以王春元會萬方輯瑞于虞度岳牧來同六計
疇庸於周室飛龍御極聖朝載見登三五鳳紀年
循吏誰居第一韶護式和以考俗股肱雅叶于賡
歌左喚右咻爰綏吾土賜金增秩更屬誰何恭惟
臺下天質風華珠融玉粹少蒼慧解夙邁英國石
竺效靈駿發福之真瓏源啓社蟬聯臨濮之宗

孝友內植於家庭仁讓外溢于邦族淹通百代名
齊江夏黃童鼓吹六經人號闕西夫人射策抽蘭
臺之秘掄魁冠蕊榜之英學優雙復於親民任重
聿先於校士明中彪外坐開壁水以儲才搜粟飛
芻更借度支而主計天徵專城之地日為碩化之
區望熊軾其來蘓倚龍門而御李朱轡皂蓋重者
五馬之初臨白鹿青牛更為九山而增重襟澄秋
水心瑩水壺畫閣私門不入公家之俸塵凝客座
猶寒舊日之適用冲不盈子罕以不受為寶觀妙
無言公儀以却獻稱賢康樂清標引飛泉于卧閣

海世堂集

鬱林遺事塵片石于輕舟靜以研幾恬能開照不
為事始事集而捷若轉圜獨立物先物至而恢乎
游刃淵淡常游于廣莫喧囂無累其天均蕩若柳
雲溫於冬日飲和吸潤把醇耐于德園解愠枿醒
汎祥風於化圃才能發節無煩鈞距之能民不忍
欺何假黷犀之察厝提封于不擾鬯民物而皆忘
大浸未嘗以滲漉為功玄造豈必以發生見德展
也純王之治穆然中古之恩品藻人倫獎成士類
一言見賞揖駸蔑于鄭階三語稱通辟院瞻于曹
掾乍經剪拂疑段價溢于乘黃間藉吹噓賦玆聲

通結綠馭吏則嚴霜自肅洗兵則甘澍頻沾青嶺
綠林寢夕峰于渤海白狼黑齒通貢篚于梯航高
第應徵已屯上公之選膚功奏最應酬聖主之知
某章托後塵姓氏謬推于附驥獲依寧宇心期益
切于鳧趨萬里結言聊以慰故鄉之父老百城扶
目行看傳信史之循良既觀久道之化成更跋旋
歸以底績借寇君于今日遲郭伋以需期試和驪
駒用 祖帳詞曰 驂驛五馬向神京軟寒泉寧澆
塵纓治比文翁能化蜀清如胡質畏言清想郡專
題詩懷古得似謝宣城 圖書半篋去裝輕喜三

汲古堂續集 卷九
載報政初成標韻遠隨瓊樹迥冰心長映玉壺明
計他年斗山片石兀與海雲平

汲古堂續集卷九

東甌何白無咎著

重修章恭毅公祠堂碑記

天地至神之氣螽螟磔裂融結為川岳埏埴為人
文雁蕩磐礴卓地干霄表於東海天柱靈峯壁立
萬仞鴻濛已還越百億禩降神毓精篤生靈詰則
恭毅章公實產厥趾洵有自哉公少崛起萬山中
居身厲行正大剛方讀書自六經子史一目十行
腹笥萬卷所師友必端士碩儒所論著必誦表崇
雅訖然以身任萬世綱常之重正統己未成進士

授南京主客司主事先是 上皇北伐被留虜庭

及鑿與既返居於南內景帝以邠邸龍飛御曆日

久漸弛朝見南宮之禮遂至易儲廢后中外物情

咸所不與唯相顧故歔竊嘆而已時在庭諸舊臣

喋同仗馬嘿若寒蟬固龍廩祿以言為諱帝哀民

瘼於是乎幾斃矣時公為儀制郎中與御史鍾公

同論儲位事慷慨流涕遂發憤具疏請復中宮以

正壺儀請復東宮以固宗社疏入上震怒下繫詔

獄炮烙鍛鍊牀無完膚連五日榜掠交下絕而復

甦者數四尋以天變稍停刑得以不死嗚呼當斯

時也朝廷大變微公精忠勁節獨揭大義甘涉鎖

而若銛趨湯鑊而靡顧則朝綱於絕紐若公者時

非千古偉人一代鉅漢者耶雖然天心有在南內

復辟天地以之載闢日月以之載朗人極以之復

建萬古綱常公以一身繫之頑不偉欤同時鍾廖

二公相繼抗疏鍾斃於獄廖謫定羗時論以為無

忝殷之三仁何論宋之四諫及公出獄拜禮部右

侍郎立朝侶不少挫衄前後讜論數十萬言類

皆軍國大計已而見忌於同列譏沮于奸邪尋奉

諱乞歸計公在朝之日僅十之一二蓋已煜彪乃

爾使久於廟堂裨益世道當何如耶弘治乙未郡
司理何公署樂清縣事議建祠宇於治之東、阜
山下春秋薦享去後臺察監司郡邑之長恪修祀
事惟葺崇禎丙子盱江劉侯出宰樂邑謁拜祠下
想像風烈曠世相感頓推稱日就傾圯且地近城
闈基址湫隘侯割俸數千金慮材輦石乃於堂後特
構靈寢以妥英爽前堂建享堂以為有司對越之
所廣拓前規則公之功等於創始不可誣也侯清
真悃悞豈弟慈祥循良之績冰蘖之標未易更僕
而尤以揚勵先賢為首務蘭陰孝廉葉公署卷樂
成與侯此舉若符左契各為疏文以告邑之人士
并詔恭毅公之後以倡盛舉洵千載一時也銘曰
鴈蕩神區崑崙崑嶼嶼嶼騰鸞龍舞下飲溟渤靈光未
啟皇古永開地不受寶鍾為人傑節凜風霜忠貫
日月大義大綱萬古昭揭英宗中祚於赫徂征六
飛未返留虜庭社稷為重卿王御極閔餘即尊繫
心萬國中宮俄移前星旋易師、朝列容、舊臣
昌言儻論誰為披陳公也敬嚴獨抱孤憤一疏籲
天願正國本疾雷霆寧辭蓋粉榜掠荐加潰膚
濺血金鉞嬰身再甦再絕高廟式靈百神森列默

贊餘生以明臣節謹論嘉謨于斯為烈虞淵浴日
載揭中天三忠鼎立琬琰青編公沮權奸大業未
竟眷注日隆委錫帝命奉身以退為國典型生為
元御傷為列星崇祠輒公靈是憑莘祖豆明
德唯馨東臯五雲高山仰止繼往開來以埃君子
江心重修信國文公祠堂碑記

宋社既屋天下忠節之士蹈義殉國者不可勝紀
而丞相信國文公為尤烈蓋信國身歷險阻間闕
萬狀若水之行地千折必東金之在鎔百鍊彌勁
當其乞斬元姦氣吞逆賊叩憤痛心奉詔勤王以

身殉難為天下先順風大呼赴者響應載振載蹶
興復之志未嘗少挫及沮讒忘事機萎失乃跳身
京口走真揚趨高郵危衝虎口險狎鯨波潛渡溫
閩奠壺遺燼天地震盪鬼神號泣已而窟跡潮陽
安南間仰藥再蘇絕粒不死一息尚存必盡一日
之責至厓山之潰囚燕二載知事不可為然後從
容就及回眸闔門自焚舉族駢戮感激激慷慨於一
時者豈不為尤難哉余嘗竊論自漢以來聖道晦
蝕溺於功利至宋諸儒倡明絕學立功立言各有
其至惟信國獨收三百年正氣摧之益堅激之益

厲垂及夷伏變華衣裳左袵大綱之紐已絕天地之維已傾公以浩然之氣力扶手挽天常民極賴以弗墜攸闕世道為何如此其所以閱千古而獨立也當被執北行門人王炎午未聞公死懼其遲回恐贖前節乃作生祭文連公就義噫若爰午者謂之愛公也可謂之知公則未也當時將吏從公行間皆能臨難引決卒無一人苟免以倍公者則公之精忠大節洞浹於人心可想見矣公嘗浮海抵甌宿江心寺題詩孤嶼國朝令尹劉公遜訪公遺跡建祠孤嶼以祀公後先郡邑之長恪修祀事

惟謹崇禎丙子藩叅溫陵林侯拜公祠下俛仰江山挹公鬚眉曠世相感想見風烈顏祀宇傾圮日久捐俸慮材重新之侯忠孝夙成文武為憲而尤以揚勸名教為先務洵足術也侯名巖初字調復號希庵戊辰進士閩晉江人白謹書其事重系以銘辭曰

紫濠北狄盤菽荒裔豈伊甄表竊窺神器三五歷窮百六遘會四海橫流八紘鼎沸繫公篤生特秉正氣養我浩然塞乎天地募士勤王風霆精銳若羽迅發勇邁無前欲揮天戈返日虞淵欲挽天河

滌此程糶一飯九起一寐九遷壯心飲血慟哭告
廟義濟一呼所在感召謫士忘沮英圖莫效吳越
閩廣間闖奔峭駭機四布羅罽高張鷗狂鴉怒旅
鳳違三大厦傾覆天命靡常厓山敗績南冠遂北
九死如歸一腔化碧正臣子綱立生民極孤嶼精
蓋公昔所跋橫絕中流孤柱突兀崇祀踳然與山
嵒嶧俎豆春秋嶺香泉潔天氣鼓濤江聲嗚咽髻
鬢見公上下寒洑赤螭連蜷雲旂明滅白日行空
想像光烈

重修江心忠貞卓公祠堂碑記

當神廟時有詔建表忠祠于秣陵治城山下合祀
靖難諸臣而吾甌忠貞卓公尤為烈烈父老咨嗟
興歎以謂吾甌為忠貞所產地未有特祠何以妥
英爽之靈以風來襁殊為闕典時郡伯西蜀衛公
聞之曰政孰有亟於是者乃於江心寺拓基構祠
堂宇爽塏兩廡翼然與文信公祠左右相望英風
節槩異代同符於地為宜也閱歲既久漸就頽圯
遠溫陵希庵林公以叅知秉憲溫處分署甌城瞻
拜兩公祠下捐俸聚材亟役般倅以次備舉不踰
時而兩祠閎麗有加公率所屬致祭成禮父老欣

慰江山增色於是公授簡樵史白俾次其事白仰
惟高皇帝肇闢區夏功冠百王當時藩封諸國
地當雄郡各擁重兵及燕王入朝忠貞首建大議
密疏上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况北平強幹
之地金元資之所繇興也宜徙燕藩於南昌以絕
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
至幼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則公之謀謨炳于
幾先度越朝列諸臣遠甚設能用公之策安有死
難諸臣鈎黨連族夷磔度劉不壹以澤量人哉及
齊秦黃子澄葦日以諸王恃為尊屬所為不法屢
加削奪激之使然故燕國首難乃以誅秦為名稱
兵向闕昔人嘗論漢七國事以謂吳王發憤削地
得藉口以誅晁錯為名蓋勝敗之幾繫于理之曲
直漢用袁盎計斬錯以謝七國理直而師壯七國
氣為之沮故亞夫得以成功脫當時獨操廟斷亦
斬秦等申以大義燕師豈能遽至金川門耶雖然
天之所以開聖人而兆億萬太平之基非偶然也
高帝享祚雖久王業甫康迨建文嗣歷五大在邊
皇圖未鞏金陵偏在江左僅坐制一隅政賈詛所
謂厝火積薪之上下而安寢其上之時也維文皇

神武鴻謨遷鼎薊北建瓴萬國鞭撻四夷中國生
民坐享唐虞之化者垂三百年伊誰之力與文皇
即位覽公密疏輒嘆曰諸奸臣皆欲害朕唯敬諫
徒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國家養士三十年
惟得一敬耳公既不屈從容齒劍以報舊君靖難
諸臣惟公尤得死所善哉焦太史之言曰前有曲
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起千祀者其惟
公乎可謂知公之深矣白越在草莽僭為論列以
復于大叅林公時崇禎歲舍戊寅之陽月也

叅政台巖劉公台州祠堂碑記

并詞 公開孫崇
禎間視學兩浙

永陵之世有名臣曰台岩先生劉公者以躬行精
詣真儒之學倡七閩以正大純粹命世之文振翰
苑以直言讜論重諫垣以宏猷英畧表叅岳蓋立
朝侶、有古大臣謇諤風自起家庶常以至司諫
憲大夫前後皂囊封事纍十萬言真切懇至類關
軍國大政雖批鱗犯顏不為少挫皆足以脩黼座
之箴炯為今古之鑑也公既不能與時浮沉忌者
擠之遂有潮陽之謫公邁往夷然不為動未嘗見
其佗儻坎墮之色及歸林下杜門著書踰十餘年
翼經綜史壹準於正尤著於性命之原即有司罕

窺其面環堵蕭然晏如也識者謂公素抱經濟安
攘之畧忱恂篤集之誠足以清國步維末俗乃僅
抽厥緒未竟大施為世道惜自公以往則世局之
變更議論之溷清學術之晦蝕各樹蕃籬朝野多
故憂世之君子仰公清風勁節若慶霄祥雲蓋矯
矯不可睹已當熹宗續歷之初下采群臣言贈公
太常寺少卿玄岳鄭公視學全閩聞公生平操履
之槩檄下群縣核實奉主入祀鄉賢已而台州七
庠博士弟子員追述公之功狀僉請於督學黃公
下其議崇祀名宦今上之六年南京御史大夫馬

公少司寇蔡公即即署若而人連名請謚於朝則
公之名德令聞蓋嶠焉顯白於天下矣台之薦紳
以及父老子弟聚族而謀曰維公有造於台也洵
百世之烈也不有特祠焉足以繫弗諼之思哉復
請於當道咸報可諏日慮材不踰時而祠成於是
臨海令公王侯以祠記來請余夙稔公當英年即
銳意聖學於近代則以蔡文清為標準至手錄其
語然相叅證致力於躬行精詣務有左驗明駭以
究其用察理而措諸行乃於事物之至應之沛如
也故當官奉職知無不言積前後論列諸章疏具

戴公集中儼若嚴霜烈日讀之凜予其可畏也祠甫僦工而公聞孫督學兩浙投試於台造與祠會肅修祀事於祠下都人士縉、嘽、聚觀成禮無不洒然咨嗟嘆息曰於鑠哉淵、乎決、乎澤之流長也於戲以斯民之不能忘雖百世而期于為无疆可也公名弘寶字某泉州晉江人以萬曆丙戌成進士余復為迎神送神之詞二章用歌以享公詞曰

日初暘兮燁晨輝霞建標兮彤煙霏公之來兮稅靈駕騰兩龍兮載雲旂公銜命兮昔戾止百度貞兮物阜熙陳浩倡兮薦瑶席願少留兮聊宴嬉采渚蘋兮擷寒菊要春秋兮以為期 右迎神

門鐫、兮翼飛霓闕離宮兮象椒庭邁靜嘉兮禮容秩薦芬苾兮德惟馨靈連蜷兮贊玄化睠舊疆兮撫遺萌殛神奸兮廓氛祲羗千秋兮為民正

右送神

林工宰觀歌記

甬東林子工宰託神期於余閱四年所每寓書綠錦方底作字蒼蘭布白分行瑩若珠網及繹其旨冷、焉若與山陽諸賢把臂入林立言標舉起、

玄者間嘗以觀猷記屬余其畧曰吾丙舍有軒三
楹家大人署曰寶餘吾舞象時吾伊處也左方面
圓曰空齋白間靚深圃雜藝榆柳橘柚菘畦葉徑
豆棚芋區蕭然霞外之致循圃而左則觀猷在焉
猷址高七尺有奇深僅十笏衡半之剗竹為椽上
苫以茅一几一榻無長物純砌蒼篔數百挺猷兩
腋由竇折以入芳樾踈樊密翠雲構下壘怪石高
下位置勢若湧出石鏗被以珍草佳卉蒨蔚碧鮮
木高則高梧長松古梅弱柳之屬草則甘蕉翠雲
水仙杞菊蘭蕙之屬四時相嬾續芳逆芬八閩玲

瓏無所不受初暇浴林霞曳彩翠禽丹距馴於
几席山雨欲來雲氣生衣餘溜濯枝蕭澗成韻此
吾猷之大都也吾鄉慙先生命之曰觀猷若曰觀
止於猷云爾予讀之灑然設對以誌之曰若然者
則子亦奚以自多將子觀止於猷乎猷止於觀乎
夫觀止於猷是亦觀止於猷而已矣猷止於觀則
洗心於密放神于起淋漓散洪道遠以遠浸假而
為鵬足亂雲漢而娛乎八極之表浸假而為鼇背
員壺嶠而扶乎四海之外返而冥觀頓轡洙泗記
宿竺乾上而萬古下而來今大而十虛廣而華葦

源古叢書 卷九
皆子歎之所攝足以吞燈王之座者八九又奚明
暗塞空之能固哉作是觀者是為正觀客聞而咲
曰若子之言若河漢之無極雖然肆而辯、而有
微是真語者實語者是足以廣茲歎乎余曰有是
哉乃書其言以質之林子

玉甌峯重修殿宇碑記

吾甌以洞稱奇者南北兩雁蕩則有靈峯石梁黃
公億姑永安則有大若鶴巢雖小大靈異各擅其
勝要之皆束於重巒複嶂之中遠若與堂日境易
盡殊之博敞曠遠之觀較之玉甌不得不稱左次

云蓋玉甌橫絕萬峯之巔穹窿寥泐若涉大赤之
天近通帝座下瞰白雲若銀海遠近諸山澌、出
沒宵霽間直若累塊積蕪也余嘗與客信宿洞中
時值深秋游霧四廓入夜寒月瑩若積雪星斗錯
落近懸洞口纍、可手摘也五夜起望海上晨曦
初動半輪浴波霞光倒射五彩爛然恍御雲君游
於瀛氣之上第未知與泰山日觀何如耳志稱玉
甌峯舊為鬼墟宋太平興國中永嘉道士李少和
修真洞中披荆榛驅虎豹怪物屏然跡名達京師
太宗真宗屢召詣闕問以道要咸稱旨大中祥符

六年賜額白石院徽宗宣和五年改賜集真觀寢
久觀廢國朝釋氏奉佛以居稍葺東西二殿檀越
陳氏奮捨香燈田若干畝萬曆丁酉邑侯江右匡
源張公復捐俸置田以給伊蒲弟山空饒薄僧少
堅忍者萬曆乙酉正心端師自南海來師戒律精
兼道價隆重無何報恩寺虛泉治師亦負鉢至共
證第一義諦四方資叅者甚衆閩三載端師去永
嘉治師然修益力募葺殿宇垣墉鬱為寶坊然非
二師願力之重豈能召集檀那以次修舉有加於
昔也耶由是觀之則名山梵剎雖興廢有時而未

嘗不繫於人也是宜有述以昭永永系之銘曰

肇稽山經蓬嶠方丈限以弱流匪僊莫往濡足蹇
裳徒託遐想離茲玉甌近在人間雖在人間宵隔塵
寰呼吸帝座窈窳天闕白榆可拾碧落堪攀遶風
兩腋翺乎飛仙緬昔少和伯陽之裔於焉韜真超
然高寄正一之傳深契道秘形遁神姦歲無痼瘡
華表鶴歸繇歷年歲丹鼎留砂岩扉遺蛻往栖道
流今為佛土同出一門妙莊巖路唯爾佛子等一叅
悟寶月心王山花宗翹名即非名住無所住三千大
千不離坐具法席儼然此即雙樹爰有居士亦有

宰官檀波羅密三輪靡存儲爾香積布爾金田屹
為寶坊丹雘璘瑞願爾法子奕葉真傳續無盡鑑
慧敵長燃我緞斯記言壽於石以詔後來億萬無
量

憲伯諸葛滄水公甘澍亭記代

崇禎乙亥四月甌括備兵使者闕時諸葛滄翁以
藩忝分守駐柘倉乃移鎮東甌兼攝兵事適境內
以旱告郡邑之長方有事齋被霄禱於山川公愀
然曰夫亢旱則無歲無歲則無民饑餓之衆亦
以枵腹是憂海外剽盜方軌：將瞰我故乘隙竊

發如我民何於是屏鷗却蓋齋心素服行烈日中
為民請命於群望百神精稔惟肅越三日玄雲驟
合迅雷挾雨自海東來滂沱橫集遐邇沾溉四封
之內蒼赤歌呼父老拊舞相告曰此憲大夫隨車
雨吾氓幸其有瘳乎哉或謂公過於焦勞盍少休
公曰未也崇禱如初而又加虔焉斐焉少有間忽
下片檄戒舟師操餘艘凌洪濤直抵黃華關：當
海口橫抗汎衝為甌最險要處諸將佐不虞公之
慮至也一軍皆驚弋船既集將吏伏謁請主臣公
環眎險隘授以方畧壁壘旌旂軍容有甌海外攔

然震疊島夷亦微遠先聲皆相率咋指遠遯海氛
廓清公還募府而雨復大集瀾漫霖霖連朝達夜
膏澗涵濡原隰百昌若有喜色禾黍茂駢頡交
穗秀實相因年稱大有矣已而郿邑大夫以及薦
紳孝秀三老之子弟畢賀於庭曰甘澍祁綰子
夫子之賜也壹以洗兵壹以蕃稼兩者洵有微哉
公曰上天之澤也神之武靈也諸執事之孚格也
介胄之效命也某不佞敢尸其功耶謹謝客諸大
夫退而僉謀伐石廡材樹亭於公署之左雁池上
扁曰甘澍志公德也余適以楚轄之命便道里門

諸大夫以亭記屬余曰遍觀天人之際時不彰
較著哉洪範論天道雨暘時則為祥恒則為眚
其本歸於敬修五事以調六氣之沴維時順序弭
盞召和弭盞實繇於長民者耳以公真純不二精
誠之至故雲君雨師拱而待命吸呼奔走若方諸
之取水澍實之雖波宜其貯靈感通若斯之捷也
余頃謁公顧風儀標秀靄若祥雲風來拂人而慈
祥脫但之衷出衣襟間若可掬余聞公昔蒞枯輟
巡行城堞增修廢圯鼎建敵樓民罹水患藉以蔭
庥免於沉溺者甚衆仍斥歲俸市粟以給沉寘之

無告者茲其情闕嘆滂痛切痼瘵一体之仁推之四海則昭天漏泉之業可勝紀耶俾爾舟楫俾爾霖雨皆公異日所有事也余姑采其有造於甌括者如此公名義字基畫號滄水以崇積戍辰成進士福建溫陵人

留餘堂記

古訓有言曰留不盡之福以還子孫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試繹其義詎不警乎大且博哉夫世有母望之福昧者不知處之以道樊、焉屑越而享之惟恐

其不盡終以母望而失之詒厥之謂何世固不乏騁其私智舞其僂巧以為得者彼且張機飾詐捩闔詭隨之是趨及其術之窮也不知柄造化者徒傍而視之遠足以自寡也已仕宦之溺人猶水也達者畏其濡首故功成不居見幾而作不待車之生耳鍾之辭簾也國家非無理財之法也而操利權者得售其私惟以括克剋股削聚斂繭絲詭稱富國以為忠不知國危於上膏竭於下也賀太公取贖其堂寓書於白曰子幸為我記之蓋太公楚之至人也澹泊恬愉清真高亮衣無重綺食無常

留餘堂記
卷九
留餘堂記
留餘堂記

珍儂。予自放於山水之區。婆娑於鄉老之社。障不命杖里。不巾車。不自知其世席茵。鼎之貴。而人亦忘其尊。官長者。其惜福何如。耶公。栖神皇古。人貌天游。學綜百家。著書千卷。細可雕鏤。雲月大可索。鑰陰陽。顧攸輝。鉏采不示人。若愚若昏。為溪為谷。其黝幻巧。何如耶公。早拔巍科。後先濟美。一冒纓。緘出宰安溪。以慈祥。豈弟愛民。經明行修。教士尉。荐婁入將。以高第。見徵。俄而以。邛曼容。陶靖節。為師。遂堅卧齋閣。移文乞休。視一官。直若孟敏之甌。其退。何如耶公。居官。廉潔。一塵不滓。稅有常額。里無

應書作源

橫征。上官。供張。取具。而止。踰格。過求。置而不問。越三年。未嘗。妄消。民間。一赤。反其節。省何如。耶公。少究心。聖賢之學。而深探。於道德之。愿。凡茲。四者。特公。出之。緒餘。耳。然而。以斯。名堂。者。將以。傳諸。來裔。貽之。無窮。公。累葉。簪纓。世載。勲德。諸子。秩。彬。彬。壹。稟。於太公。之教。次。公司。理。吾。即。風華。昭。朗。神理。玄。超。嘉。政。仁。聲。尊。敷。方。國。近。以。卓。異。荐。褒。然。為。天下。最。嗟。夫。豈。芭。敷。世。之。仁。所。從。來。遠。矣。白。敬。拜。嘉。命。爰。闡。四。留。之。旨。以。復。公。之。請。不。文。勿。論。也。

黃若邑侯椒丘王公修城碑記并頌

夫設險鞏方有備無患先事之令圖也語云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地可殷而脊也民可誠以動也詎不壹然哉願長民者幸當化成之會奉職循理南面以臨元己耳及夫民徂於承平士習於玩愒外無捍禦內無固志所謂物敵則新政敵則更在易之蓋曰利涉大川險而濟之之時也是以豪傑力任封疆之責者若瘰之在躬投之而後即女故臨事毅然不為沮不懼於難圖不搖於衆議其憂若在於目前而澤永遺於來許似豈處堂之祇所可與於謀耶余於黃岩王侯椒邱令君

修城之績洵為百世之烈庸詎以無紀乎黃岩故有城湮廢已久國初武襄湯公和建衛海門以衛穀縮海口獨抗汎衝宜頓重兵樹堅城以為外藩內可按揭以守也世廟之季東西無所不中倭而台境蹂躪尤慘當事者始有事於城乃拓故址乃竣厥事僅存舊觀自茲已還閱八十年文恬武嬉將不知兵防禦益弛島外盜艦充斥所在痛毒瀕海戒嚴黃邑城垣傾圮為甚比復毀於颶風斃如也王侯治邑之二年四境大穰百廢克舉首以修城為急乃奏記中丞喻公檄下郡伯傅公相與酌

議以次舉行第鉅役聿興帑金方匱物力不絕難
以鳩工捐俸二百銀以為預市甄灰之費繼以嘉
肺之民不責矢金惟輸輓石居久之所須亦漸集
雖奉明旨責令在城居民各捐房租以助修葺之
需公謂民難慮始募之造足以啟亂階因量為減
省所入固無幾公日夜圖維巡行勸相邑薦紳孝
秀以及父老之子弟咸為感動相率樂輸仍遊民
之耆愿者分職四維以董其事次及樓櫓敵臺翼
如暈如也經始於八年之十二月越明年八月落
成卑者巍然圮者煥然計城凡若干千百丈有包

絡江山延袤數里盡一言之此為海上金湯矣城
甫告竣而侯乃有調劇臨海之報邑人愀然相告
曰侯焦勞成城厝我衽席臨海伊邇固無異臨蒞
吾上也於是釀金建祠肖像而事之己又樹亭于
五父之衢礮碣以紀侯德余適有泉溪之遊道出
方山學博勿聞費公過余以請曰子與王侯夙有
縞紵之好修城之記非子是屬將誰屬耶余曰嗟
乎今有民社之寄者鈔不以官為蓬廬孰若王侯
肩荷大役任勞一誠所發百折不回冥感孚于脉
魚用壯等之龍象不懼於難圖不搖于衆議卒能

畫全局於胸中運完城於掌上豈非真豪傑作用
以決定志訖茲不世之功哉昔史起坊鄴水以縣
謳廣微禱甘霖以流唱類皆播之樂府被之管絃
矧侯之績有軼於前開者乎敬系之以頌曰

扶輿之精秀於江左三泖九龍靈霧婀娜聞出代
興英賢磊砢於錄王侯萬夫之僂巖具瞻赫赫
令聞體國忱恂示民忠信有社稷焉惟躬以徇有
城必增有隍必濬金石匪堅壁立千仞頑者以孚
懦者以奮神之聽之百靈助順工不淹時民不知
役岑樓輦飛列雉雲簇長我黎民茫我邦族疇詒
以安惟侯之敷澄江如帶永寧若展形勝週遭風
雲壁壘敢有小醜干我王紀於億萬年永莫於茲
侯有遺愛民有遐思勒此片石以詔來斯

開梅公開闔記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民之時
義大矣哉夫恒人之情不能鞭心內照反聞自性
日惟波馬奔軼外馳而不能知一身四體皆繫
于背根膝榮衛為之輪其用大矣謂之止者止其
所止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常止矣聽不以耳
而以背則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

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而無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故用而常寂動而常止先王以至日閉闕洵列聖危微精一之統與夫潞情歸性退藏於密之旨豈非聖脈之秘藏哉毘陵唐公嘗謂吾人終日擾、不得歸根直須閉闕靜坐養成無欲之躰方為聖學然聖人之學生於經世若齋靜坐未免有待喜靜厭動於世了無交涉夫必也合一之符動亦定靜亦定方能窅感而通天下之故耳亦有托之存想緣督以為衛生之經以為却疾之方技斯末矣或入園道人謾曰閉闕顛預枯坐若繫

馬於唐肆緜鷹於樊籠即少有安隱亦不過首楞嚴所云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字事似豈究竟之法哉天中閣梅公長公生而英偉弱冠輒有志於聖賢之學神觀端凝如玉山獨崇嵩高伊洛淳深之精不啻優、洋、已蓋河南邈自程氏二夫子以來為日既久比操術家寢離以駭昔太史公有言後五百歲有能紹明絕學者其在斯乎實長公以之也長公尊大人以名侍御秉憲甌括以編氓寓脩門下之役得交長公間覲其私願高齋獨揭道統之圖、各有贊以寓羹墻之思終日

焚香危坐儼如對越復於燕閒處署曰閉閣客有
論於何子曰厥義則何居余無以應居頃之起而
嘆曰甚矣余之規也若揭竿而探諸溟渤也烏
乎知已而長公隱几嗒焉相視而笑余舌為之撝
不能下廢然而出

李司理置義塚碑記

昔薛文清有言士大夫居家宜以興仁勸善為念
筮仕當以濟人利物為念仰體上天之所以命我
以廊夫一視之仁庶以盡吾心焉爾今之仕官孰
有不唐肆視其民社者哉間有闕於瘼痾軫其隱

瘼罔不數見也而况功臻於祥刑治屆於明辟
慈廣覆乎孤嫠溥澤洽於枯骨若我司理漢陽李
公豈不瑞璘於往牒煜雪於來茲者耶東甌舊俗
民之惰瘠以死者皆委之郊野隙地轉積累孤
裡之與居烏萬之是噬積糜蘊崇干和召診往
為厲至春夏則大疫盛行幽憂之氣有以召之也
聞投諸火惜于僇尸乃自託於釋氏陀林茶毗之
說以成風終莫之改公自下車以後聞出郭每見
暴露於燼灼漂啣之餘者輒惻然曰先王月令爰
有掩骼之典人死則體魄復於土聖人為之瘞埋

因以全其所受而歸之故惟蓋不棄以埋犬馬尼
父之畜犬死貧無蓋則封以席曰毋使其首陷焉
蓋聖人存心於異類當盡其道而况血氣髮膚均
我族類而忍其荼毒曾犬馬之不若一體之謂何
何其俗之淪於夷也于是捐俸得若干金募山數
處仍出贖醵募工以特埋葬前後計葬數千口甌
光祿巫王君季中躍然曰吾聞仁人樂與喜吾可
以自外乎遂輸金樂助仍擇一力謹愿董其役運
坎務深填土務實毋為茂裂以急厥事棺亦皆至
隨為葬埋故棺停無踰月宅宇無踰時計歲之葬

無莫而資費不亦嘗矣已而王君欲廣公之澤副
而行以至於無窮乃謀建亭題曰澤枯剝石記事
以昭公德于水、屬余為之辭余作而言曰昔曹
褒掩骨陳寵埋齒彼皆一時發於惻怛而能流芬
史冊揚微前聞而况公漏泉之澤功德裔淪即須
彌不足方其高姿渴無以喻其深也聲施曷有既
乎公異政種、未易臚列茲於義塚之舉為特詳
用以詔其來者公名若愚以己未成進士漢陽人
重系之以詞曰

蔡維王者施於仁政掩骼埋齒著之月令有圖澤

枯基仁積慶歷綿祚延不億子姓天之相之亦曰
人勝顯允李侯駿發漢陽世載歲烈總軌而昌江
漢歸心義聲孔章帝簡而理綏我甌疆侯既至止
王政是經百廢具舉百度惟貞惻此却壘棄骨繼
橫鬼車夜嘯燐火宵明陰氛蓬勃毒稔蘊蒸鬱為
疵癘沴氣流行侯曰寃哉於我心惻生者既蘇死
者何極嗟爾甌人夷風未草移風在人伊誰之責
捐俸募山以廣漏澤既妥爾靈宜安而宅亦有同
仁秉爰好德爰詔來茲行之無斁甌江瀝：甌山
峨：我書穹碑樹此山阿如帶如礪厥德不磨

兵道碧海李公德政碑代

夫以德澤滂淪則昭天漏泉之業顯英圖經緯而
開物宰世之功章是以信格神明心孚上下惠深
玄契三軍沾醉于流波响洽吹生六篇召暄於五
谷豈非物繇志感氣以冥通者哉故東里相鄭乃
致嘆于尼父西門宰翦遂增重於文侯少伯鑄金
於越宮羊子樹碑於楚岷斯皆良能示為標準悖
史播其歲音方之於今諒同斯揆蓋予於碧海李
公之治兵甌括也徵其物情之學結將吏之興思
固知直道無間于古今至精足貫乎金石也公諱

思誠字某廣陵興化人含章夙挺名世誕敷蔚靈
岳以降神感祥麟而啟瑞風華韶令天宇高超蓋
笈芸觀之文聞通三籟石匱琅函之秘目覽十行
早射策於丁年遂掄魁於甲榜故得雄飛詞苑世
掌蘭臺校緹帙於石渠下蒸光於太乙乃若七德
玉鈴之畧旁會无方九伐金版之編曲通懸解曩
者閩南雄鎮未得重臣聖天子以公資兼文武特
假便宜暨下體扉爰鞠虎放既而風行草偃霜肅
氛清時以甌括之區適有鱷鯢之擾顧茲重寄舍
公其誰載應蘭命以來旬遂却麾幢而耀武循行

四履環瞻三垂策夷虜於目中膽威稜於海外甲
飭列戍繕治五兵樓櫓雲屯屹嚴城於百雉弋船
霞蔚跨大鹵之六鯨軍聲飛下瀨之師兕戲笑昆
明之戰用是整齊百度折衝千里足以昭公之材
也已而攬我鄉士推以腹心拔驍勇於拳旗收駢
鉅于雙駕武龜鼓氣事無取於霸功挿鷓徵雄畧
有資于勝箕單辭霆震坐收脫兔之奇片檄馳驅
儻若游龍之迅足以昭公之勇也至若櫛薪築士
解紉甄才覽群筭而畢收靡遺管荆譽邇言而虛
受罔失芻蕘錄必逮於勞微諫靡漏於善小或當

專鉏識黷明於稠人或侍囊鍵擢常清於僮從或
亞加拂拭則挾鑛非溫或仰聆風旨則飲醇自醉
饋饗時繼七萃無庚癸之呼牛酒頻牧中堅洽戎
已之校足以昭公之仁也公雖踪練於戎機而尤
語詢於民隱他如磔逋誅之魁盜狡鬼解三窟之
憑鉏探丸之少年鷹隼法九秋之擊赤子無潢池
之美白叟興康衢之謠新詩時夜之廉譙功有半
而實倍發常平之廩膺民無粒而不虞於是四境
乂而政治修群工熙而民和應加以許與氣類引
暘山川縞帶申僑札之徵麗藻和羊和之什絳雲

霞於濡翰宣韶護於摩厓清賞洽憂勤之餘玄覽
興言詮之表尋以庶訪移鎮豫章將領遮蓋却之
強旂父老卧淮陽之車轍於越吳侯實隸冠軍懷
感激於平生合綿思於衆志業已鑿穹碑於孔道
復哀歌頌作於文梓更捐私橐爰建崇祠昭惠庶
托於無窮徵記以圖乎不朽公先為句句曲之華
肖文定之聞孫無忝徽音光昭前烈材足以集事
勇足以勵精仁足以澤物民懷聖歲吏畏負霜以
一方之風聲則天下可知余既拜手為記重系以

詞

句曲之天靈鍾仙嶠薦文定公龍攄鳳嘯爰立作
相以佐世廟三葉聞孫惟德是肖早涉華貫曠脩
詞垣訓詞典誥用代天言帝曰休哉才兼武庫惟
祐惟甌杼予東顧公昔來斯左拊右馭鞬韜有真
軍實有度爰飭餘皇爰備戰具島殲長鯨穴熏狡
兇嚴為秋霜霈為甘澍士女祈：鼓腹含哺甌海
之涓歸然者相言表厥美以志予思甌江湯：甌
山菓：俎豆有嘉蘋香泉潔千載弗謾眠此石碣

靖海紀畧有頌

昔人有云天將開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若
有明命默以受之是豈誣哉自古命世之傑保大
定傾達權制變先幾應物捷於轉圜固非一日之
積也蓋士當渙洪修於平居研習之餘必有事焉
為之料理揣摩以脩緩急非徒斤：估畢以為襲
取青紫之媒也故臨大事中機中權胸有完局目
無全虜惟智與膽足以決策俄頃張忠定云智猶
水也不流則腐平日不用智臨時安得智來韓魏
國平生亦未以膽許人余於司寇澹菴賀公招
撫顛末顧其智圓而用神膽壯而機密斯足以窺
豪傑之概矣公為星沙禹族世呈纓綬神鋒僕與

雅有韜世之量比兩浙頻年以巨寇劉香嘯聚痛
毒押於禍亂流安閩粵間防海將領以兵嘗之輒
為挫衄今上赫然怒勅三省撫臣會剿劉香既殲
餘黨尚熾浙中丞喻公移鎮台州中丞公英畧天
縱列郡闔隘險要情形犁然几席之下片檄馳
灼如觀火乃密商直指郭公以成畫屬脩兵使者
薛公諸葛公仍潛以海外機宜屬公以規進止公
與兩公日集水陸將佐圖維辦賊盡撥闕營諸總
領督率材官伙飛之衆各為南北兩路分踪並進
先聲震壺厲禁清海毋齎盜釋賊食盡薦饑勢頗

窮蹙已復遶却由中機警壯勇者若而人操漁舟
數十艘佯為捕魚者各置犀利戈鋌及火器器械
藏於密所以為賊餌賊果急追至鹿頭大小海洋
躍入我舟群伏盡起掩其不意斬馘過當生俘賊
魁陳老虎等反接階下虎雖負重創而獷悍自如
第云今唯有死奚問其它公陰壯之以謂計擒賊
中虛實非銘虎無以得其要領潛遣善心計者一
人與之共處囹圄甘其飲食進以臥具藥餌虎感
泣曰我今必死若何為者欲生之耶其人以實對
此四府賀侯意也虎曰我聞賀侯仁今幸侯在事

我能召吾黨來降真開生路耳且又覘知香弟貞
雖主軍而賊帥趙鏡頗專事權統攝不一公誅於
欽戎孫君曰彼兩人可間也紹虎致札於貞以囑
鏡故誤投鏡兩心果自疑黨漸携貳我軍乘其饑
窘屢感之海上亦屢以投告賊降意日堅乃乞欽
戎為請願納妻子罷械為信當道以此輩兇狡變
詐靡常未可深信公獨贊決曰此事機一失後禍
未可知我乘其敝撫之便遂奏記中丞公而中丞
公更倚公為膽核檄以便宜從事賊素服公威信
先呈名器籍記計戈船兵械所納不啻足充軍實

及期果擁大艦百餘艘直抵江下請公驗點器仗
左右亟為言戾奈何以身試虎吻粵東之事可鑑
也公曰戎方取信醜類脫猶豫不行彼必致疑復
跳海外挺走據險蔓滋難圖詒害封疆匪細即不
測吾不難以七尺遂殺然命駕往賊望見公至皆
手額羅拜公諭以禍福皆泣下願貸死洗濯自新
時士庶夾江聚觀者以千計無不人為公危願
公指搗巷暇神色自若交相慶幸且服其雅量也
點驗既畢聞船下有乞哀聲公命發覆蓋出被擄
數十人僉云從舊衣食無以贖身恐致屠戮賊頗

色動公佯怒曰彼方就撫暗吾赤子寧有是事汝復撓之耶乃杖其言者餘趣付郡獄賊愕貽莫測亡何皆釋放全活甚衆則公之操縱機變妙用多此類越明日渠帥劉貞等率黨二千餘人縛詣道府角奔乞命遂待之以不死賜役者無慮千餘人悉放歸復業餘隸尺籍分編行伍海氛悉平是役也不亡一及不損一鎰而盤根莖結之魁搖尾向化非公德信足以服其心威稜足以警其魄孰虎狼之衆一旦取之如掇孤豚何其神耶兩臺入告稱公一腔皆赤百瘁不辭真實錄也往吾浙當

開原作開字與無此字

世廟時海上汪真倣擾侵軼東南當事者以全力赴之歲糜金錢鉅萬越數年而後底定以今較之往事疇非無前之烈公雖機鑑天授乎然當平居練習事變濡染家謨得之學問居多且廉潔之操躡於冰雪曩視郡篆七闕結劄七萬有奇循例羨金可二千餘公未以一錄自潤故軍士樂為用感奮百倍氣足以奪群醜洵積之非一日也昔李西平以降賊李祐為腹心而淮蔡平岳武穆以賊帥楊欽為發軔而楊么獲則公之撫用陳虎終獲奇功功豈非命世之傑達權制變古今一揆耶嗟

予吾儕昔罹焚掠之慘一旦出之湯火厝於細旃
長為太平之氓伊誰賜耶余不文宜有紀述用詔
來許庶幾昭公之功于永重象之以詩曰
瞻彼南岳曰維朱陵星沙之次苞異蜚英篤生名
世王國之禎帝眷甌土俾爾司刑法惟平允百
度具貞英畧無方經文緯武決策當機折衝專組
蠶彼元兇抗我干櫓公授竒謀倥抽屐緒佐我六
師推其爪距賊勢垂窮角窮乞撫鴉音既萃民乃
安堵聲施昱旄閭澤麗鴻於海匪深於山匪崇我
托金石昭此虜功永壽於萬以示無窮

林氏世貞頌有序

客有質疑於何子曰吾聞安固雙桂林氏
世載厥德奚而三世孀居四廢一堂孰為
之至此極耶余曰天實為之何以明其然
耶夫忠孝貞節天特命之以立人紀配乎
二耀行于兩間視者待之以有見趨者賴
之而弗迷日煜乎晝月煜乎夜薄蝕為肯
更而益明則世治忽之相嬲倚伏之相因
亦猶是也易有之曰物敵則反器敵則新
然操之者誰耶吾於天人之際剝復之機

可逆睹已吾海國沐浴昇平鮮衣美食垂
及百年俗敝極矣民志滋溢而氣滋淫溢
則蕩淫則不善心生是以踰閑逸檢者風
靡瀾倒溺而安之莫之能救故天授奇節
亞為之坊百折不回百鍊彌瑩持之愈久
守之益堅以俟天定篤生異人則可任林
子者出吾故曰天實為之不可誣也世寧
有事理不推原於天道者哉客听然曰微
吾子幾不能發我覆子宜頌何子退而作
頌函以呈林子

頌曰地維欲仄天柱敬橫流蕩涵江河卑疇其底
定障東之倚萬古帝衷與民彝寧無有力負而持
乃三世諸孤發倚懿廢兮違百罹而祖而父而孫
爰薤上露兮何易晞倚桂林濯、亡奇霜鬢雪齧
凜貞姿我心匪石良不移倚亦有孝女並孀居粟
正則兮母在斯冰心玉映秉芳徽倚豈无引決在
斯須廢也黃髮以為期誰為荼苦甘如飴倚歷世
而昌膝有兒鳳毛五綵何歲蕤其羽蔚為王者儀
倚王言如綸復如絲用表厥問激鬢眉展也女宗
為世師倚日月雲漢相昭垂前古未見今則希嗟

非幾方誰與歸倚

王柱檠天頌有序

即司直湘鄉賀侯澹菴子夫子理甌之三
年慙思下究輿誦升聞將奏績於宰士以
脩翰苑銓衡之選有日矣蓋我戾威靈也
遠訖於日出之域廓清氛侵海寓救寧則
功被全浙豈弟慈祥庶潔惠愛法稱明允
仁格無刑剪篤鷲則鳴騶羊音攬譽髦而
嘉魚落藻則化流方國頌以摠攝即符身
兼數器靜以御繁甚而能暇歲無疵癘瑞

叶禎符已而頌聲泯、溢於閭巷昌言微
之薦紳里音采於野史靡不雅叶登歌韻
盈細帙者已於是安陽蔡子察臣爰舉境
內名山析為五詠若曰維山作鎮群望是
宗風雲縹鑰膚寸成霖萬有是資百昌咸
遂亦猶神君郵治之鼓凡我邦域之中環
千餘里導、摠、咸沐麗鴻之澤周渥不
啻似之也舉雁山則題曰王柱檠天已乃
授簡于白曰子樂產也唯子其魁言之余
惟在昔興公出守赤城賦擲度南之響休

文制符寶蔭樓標八詠之名台岳若增而
高東陽絲斯而顯地曰人重誰曰不然哉
拜手而作頌曰

維甌疆兮江之汜帝臨寓兮春風御岷多辟兮政
多批于大夫兮俾爾理侯稽首兮遵東方照冬日
兮凜秋霜珮白珩兮襲瑤芳駢魚焦兮登俊良沛
甘澍兮澤滂洋延將領兮摧披倡藹兩甄兮冀龍
驥醢鯨鯢兮蹈且僵敷淑問兮播嘉惠煇豐蔀兮
釋幽滯稽生桃兮微如寄披祥風兮融沴穢樂菁
莪兮育樞薪武多士兮揚衿紳下湛巖兮搜隱淪

振風雅兮興斯文閱三年兮底迺績表卓犖兮聲
煜葩山維鎮兮峻靡極柱東南兮天半壁樹穹碑
兮山之側鑄鼎扇兮布金石敬天壤兮期無斁

武功文德頌有序

往溫陵林公繇度支郎治水浙省威望大
著時海上盜艦充斥羽書狎至治兵使者
難其人公特奉璽書出鎮溫處分署東甌
公英材天授雄畧夙嫻履跋海陬具督險
要誓師命將調度機宜水陸闔津越百里
外片檄馳馳朝聞夕達海外情飛觀若几

席之下延見諸將推心置腹下皆效命故
屢有海外之捷公曰迅雷不已以恆用為
威王師亦以止戈為武今幸徵天衷劇盜
投首疆土人安盍以文教迪士乎迺遊五
邑諸文學月為制課第其高下公推誠愛
士色霽詞溫每舉一義必與反覆開牖揚
圻精微仍拔其中程者數十百篇授之梓
人以為標的於是人人於奮交相淬勵新
機濬發雄駕上都文運中興洵千載一時
也無何乃有郵符之誤即薦紳孝秀父老

若而人越百里群詣侍御史喬公共論公
之所以弭亂興文諸善狀奮色動重軀物
情亟為提請且慰留公公毅然作南還計
嗟乎夫功教殿圜則薇蠹彰民受其賜則
頌聲作吾于六月戎車之詩而後知吉甫
之烈也于四子講德之論而後知王襄之
政也言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白不以不文
感而作頌命曰武功文德公實有焉

頌曰維甌之疆輟綰東浙近綴七閩遠控百粵蠶
爾弁服憑海為窟三垂痛毒蔓滋難圖致厓肝食

東顧曰吁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爰簡重臣以靖東
隅顯允林公嶽、英、左宜右有武緯文經于時
治水方屆平成帝曰往哉移而治兵公介以騁蒞
止甌城延見將領軍容有鏐登此壯勇汰彼悞弱
壁壘旌旂氣吐神躍懸以穹賞授以方畧折衝專
俎威行海外震疊先聲警彼椎擊一捷黃華再捷
東洛斬馘過當渠魁就縛公曰少康聲明迺作詔
爾博士詔爾文學示之周行振之韜鐸造于俊髦
課以時義龍門仰沐多士來暨公曰鼎鼐惟精先
正趾浮崇雅式秉功令起弊振衰日新月盛親為

甲乙公也為政授之梓人俾作藻鏡文翁化蜀常
亥開閩乃以經學蔚起人文維公造士士亦彬、
忱恂啟誘無忝昔人文武為憲萬邦禔福豈惟枯
甌滄淪添流慈父嚴師家誦戶祝俄聞詿誤郵符
失稽上做弗恪用風百司士民耆艾群籲直指時
庸之典未達當守願借寇君以保子仰懇俞命反
汗可俟公起星駕宜野言路過則歸已以肅 度
都人臥轍奠公少留爰枳其牽蹇已并州公過言
踴瞻望靡反羅拜江干肩摩踵擊巷号風謠颯、
洋溢於鏐都哉自公之東武功既舉文德以隆水

保下原缺一字
疑是赤子

則溟渤山則平蒿於水匪深於山匪崇港思滅澤
煜施龐鴻我作頌言劉於九峯永壽於萬以垂無
窮

大中丞喻公籌海接頌有序

武卿侯之出師漢中驛曰籌筆李贊皇之
開府劍南樓曰籌邊今大中丞喻公之經
畧東浙有樓亦曰籌海寧襲其故而然耶
古今豪傑宰世匡時英圖駿烈宣于事功
者非一類皆百世之畧俛仰千載疇非一
揆者哉中丞公始繇柏鄉令 召入拜御

史白蘭皂囊風論佞、其謹直節為海內
宗仰翔九列者久之曩歲在壬申島寇劉
香列艦犯吾甌外連台寧全浙震動 聖
天子環視廷臣無可遣者會議以公威望
材畧足辦浙遠以節鉞授公公熊軾甫至
集諸將吏問所以圖賊狀乃按行海上即
窮崖絕島履跋無不至已入吾甌以謂黃
華一營孤懸海口實為盤石咽喉甌城門
戶當賊席卷而西使地頓重兵雄壘堅城
或戰或守賊豈能越此飛渡耶失此不圖

宜乎鼠輩之狂逞也先是中丞公暨兵憲許公以守備章古生曉暢兵事移鎮茲地聽以便宜古生圖上隨築土堡數里賊皆望風遁去已而許公若有旦夕之憂者曰上堡僅足應變于歲月而非長顧久逸之圖乃奏記公擬以土堡改築為石堡公節擊曰吾固籌之熟矣乃懸授方畧綜畫繩繩越千餘里而煎几席之上有衆協謀群力畢舉仍檄偏裨將領若而人分職其事以秋八月鳩工至冬十二月告竣成城六

百餘丈下瞰滄溟以為塹上負巒坑以為嶂高不可踰堅不可拔無不別日營且屢制脩矣屢慮遠矣而經費金其半出自中丞公及兵憲公所捐俸餘則庶寮樂輸不斂民間一赤仄任版築者則董率營兵更奮力作不役民間一夫勿亟而事速成費省而工倍蓰蓋言訖為海上一金湯矣於是跼注之士雖而相賀曰是城成我則即成為營以逸待勞營衛相與輔車於制敵乎何有父老率其子弟持牛酒而

相勞曰是城成則我婦孺室家各相保聚
若層細旗之上寧有逃亡相失如異時之
仇離乎願上公之軫念元：若是其也耶
至有泣數行下者城端上冠卷樓頰曰等
海志公伐也復命白作頌將之播之金石
白嘗謂宰世匡時之傑英圖駿烈跡其行
事寧有愛於餘力哉心其秉時遘會之或
異則亦不無有遺憾耳夫武侯乃值炎光
垂燼之秋 皇亦丁朋黨傾軋之際或決
志而盡瘁或媒妒而見疑豈若我喻公適

當英主聖作之朝寓以九伐專征之任公
昔來旬則辟壘旌旂氣吐色飛盱衡四矚
橫槊賦詩居然有挂弓扶桑意威稜屆於
無外固足以視醜類之氣而奪權勢之魄
矣而况桑土是營水固是圍提封千里謚
若覆盂可無吼歌以紀其赫々之 乎今
所在盜賊聽動九重廟筭方倚公為重行
且登壇綰鵲知公不難以尺筭了此而後
朝食坐致周宣中興之烈功成飲至在朝
詞臣則必有穆如之頌如吉甫也者而奏

之清廟白姑以路叢之上鼓裴籥之鳥跡
先馬奚不可者頌曰

王公設險哲夫成城有脩無患垂之聖經衣衾之
戒於未形維黃華戍橫枕滄溟控浙下游為甌
外庭歲舍泥灘當闕失守破浪陸梁蠹爾小醜螳
怒鷗張豕突狗苟蟠我屋廬發我豐節帝命撫臣
曰惟喻公撫我南服遵行海東日營鯨島履跋鼉
宮蒐簡訓練誅貽追風百金之士萬夫之雄拔之
行伍俾爾奮庸公曰茲險實抗其衝士不介胄與
袒裼同我圍不回疇責成功樹以烈雉丸泥可封

文武將吏祇奉決筭捐金是倡叅以英畫工不淹
時勿緩勿坐譙櫓槍纍渠答藺石下臨重淵上荷
絕壁磴踰九成岸斷千尺形勝翼舒軍容有夔守
固勿堅戰固勿克賊懽威稜僵尸喪魄城闔之杪
翼者樓九閩碁列萬島星浮高天廓祲遠海安
流運奇算組繫公是籌允文允武嘉猷嘉謨非常
之原無前之烈千古弗謏眎此穹壑

東崑仰止錄頌有序

先王之制二十五家之間月必書其行事
之微惡或歲考其學行德業凡國人之良

寂淑慝有位者無不與聞焉自漢以來井
田廢王政闕鄉黨處士尚能揅其衮鉞予
奪之權若汝南之月旦東國之人倫之類
是已其猶有古之遺乎蓋自輓近廢而不
講雖邑有乘廊有志多所濶畧無論獨行
密緯之士即上哲名賢現才矯節往闕
而不書事與年湮功隨跡泯者多矣後來
之考思欲跋高風追餘韻綿邈無聞豈不
重可慨哉東昆為郡之支邑江山炳靈代
有偉人古始漫不可考迨自有宋諸儒遊

二程門以理學倡嗣後鴻流僂乂先後躡
興項背相屬吾友鄭升之先生精敏淵洽
少輒有志聖賢之學乃束於諸生力困帖
括中歲始貢澤宮司訓永康再遷楚藍山
諭不赴遂杜門著書撰述甚富竊慨東昆
雖彈丸乎在昔人文綦盛或見之事成或
表於揅履林、軒揭及覽東嘉先哲錄及
南社文獻浙音會畧諸書挂漏殊甚于是
網羅遺失以及近代耳目所洽聞勃成一
帙題曰東昆仰止錄臚分八類四以示余

徵余頌言余竊謂穆叔之稱三立孔門列
以四科子長蔚宗因而作史標目桀然蓋
先生茲錄國史氏家法也俾鄉黨父老再
觀先生王之制後生小子景行前修或曰
踐履馴而階之大道則先生之所惠來學
者至矣余荒謬何足與於斯文重以來命
敢不自附於君子之林敬為之頌曰

聖道昭融庶居宏廓操術失真日晦以駁倬彼蔡
公展也先覺二陳繼之濬源伊洛吹填和荒運樞
鼓籥牖我民彛以開來學理學開來伊何克紹克

繼本、原、天經地義幽通神明孝友之至顯先

張劉克修弗墜視聽形聲先於微細樹敬靡愆誰

則錫類

孝友

第二君親靡貳蹇、王臣移忠體國罔敢

弗純尚友桑梓實有其人勇邁折檻直奮批鱗亦
有婉畫納約忱恂同歸宣力以道事君垂之竹素

輝映班璘

忠義

第三言以載道、以言宣羽謨翼典若

管龍鷺昆雖最爾綽有人焉春華秋實爛然可觀
布帛是貴孤腋匪溫不為鈎棘務華絕根微之行

事峙托空言

文學

第四言以維世事以集功效之于政

忘己徇公爰施德化蘇此罷癘吾昆君子循治是

崇夷考治術亦足以風本之潔已修于

政事第五

修之斯何惟清惟正不為世役字泰自定非義當

然若鍾若唯卿儒者綽為著鏡端表澄源冰心

玉映我懷伊人媿彼羶行

清正第六

昆陽之區殿風端

垂恥彼獨封軫爾恭約孰為之標先民有作德重

分困義無羨素樹之風聲足以敦薄嗟薄夫腐

財朽索宜鑑師資唯仁是廓

高誼第七

堯之為君下有

巢許我非其時隱鱗戢羽宗鼎既南運厄蒙古昆

亦多賢冥鴻高舉緼袍晏如蕭然環堵曰奈後來

睽茲芳軌清風颯然思踵遐武

隱逸第八

溫州